

李鸿章评传(下)

全集二之三

谢世诚 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朝廷精銳遠派衙力門并督率以備防禦于上海等處應對洋人之性設法籠絡上海洋鎗隊頗資得力外國人時常誇耀其力該署撫不妨多為教演以鼓舞洋人至華爾等名利叢圖亦當過

匡亚明 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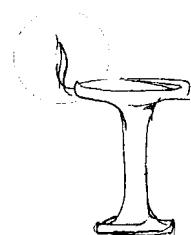
李鳴生評傳

下

卷之三

李鳴生評傳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李鸿章评传(下)

谢世诚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鸿章评传/谢世诚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6032 - 8

I. 李… II. 谢… III. 李鸿章(1823 ~ 1901) - 评传
IV.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4399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李鸿章评传

谢世诚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 rulin. com. 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48.5 字数 545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032 - 8

定价:97.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任彦申 王国生 王斌泰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左 健	巩本栋	茅家琦
周 寰	周勋初	林德宏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第八章 和戎外交

外交也是李鸿章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同治九年
开始至光绪二十七年逝世,李鸿章几乎参与了其间清廷所有
的外交活动,与外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因而被外
人誉之为中国最杰出的外交家、国务活动家,也被国内舆论斥
之为卖国贼。其实,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与活动,是需要实事求是
进行深入研究的。

李鸿章是实力外交论者。他认识到,西方列强已深入中国,
非中国力能所敌,“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
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
可生衅”,^①“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4,第825页。

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①。这是因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②。

所以李鸿章认为在敌强我弱、中外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在外交上只能采取与外国和好的方针，“外须和戎”^③，“外敦和好”^④，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中外交涉事件，惟有谨守约章”^⑤。“我惟一意坚守条约，彼当无隙可乘”^⑥，以争取时间进行变法，实现自强，即“内须变法”^⑦，“内要自强”^⑧，“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⑨。他有这样的观念：洋人并非要推翻清王朝，和，能保证国家安全：“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

^① 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19，第676页。

^②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4，第825页。

^③ 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2770页。

^④ 李鸿章：《上曾相》，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2363页。

^⑤ 李鸿章：《复广西提台苏（子熙）》，于晦若录《李文忠公尺牍》第12册。

^⑥ 李鸿章：《复吉林将军长（鹤亭）》，于晦若录《李文忠公尺牍》第19册。

^⑦ 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2770页。

^⑧ 李鸿章：《上曾相》，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2363页。

^⑨ 李鸿章：《德国兵官请给宝星片》，光绪元年六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5，第854页。



惟练兵、制器相去太远，正须苦做下学，工夫做到那处说到那处。”^①可见，和戎外交的实质是承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力图维持现状，进而争取有所作为。

在和戎的前提下，李鸿章主张要维护中国主权。他对鸦片战争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性有深切的认识，“从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皆先兵戎而后玉帛，被其胁迫兼受蒙蔽，所定条款吃亏过巨，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②他认为“洋人归领事管辖，不归地方官管理”的领事裁判权“于公法最为不合”，^③“收税乃中国自主之权”，^④列强将中国“进出口概定为值百抽五”，使中国“吃亏实多”。^⑤“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流弊最甚”^⑥。“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遂使协以谋我，有固结不解之势。”^⑦这一切，他在外交活动中皆十分注意，冀有所挽回。在外交策略上，李鸿章一面服膺同治初年曾国藩所授之“忠笃诚信”为

① 李鸿章：《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2 582～2 583页。

② 李鸿章：《妥筹球案折》，光绪六年十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39，第1 204页。

③ 李鸿章：《复曾劼刚星使》，光绪五年九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19，第2 749页。

④ 李鸿章：《德国修约各条拟加简明注语》，光绪二年四月二十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5，第3 028页。

⑤ 李鸿章：《朝鲜通商西国片》，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38，第1 201页。

⑥ 李鸿章：《议日本换约》，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2 917页。

⑦ 李鸿章：《妥筹球案折》，光绪六年十月初九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39，第1 204页。



不二法门,但更多的是喜欢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通过保持各国在华势力的均衡,达到“以敌制敌”的效果。^①

当然,弱国无外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基本确立的前提下,李鸿章无论怎样努力,不管采取多少纵横捭阖、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皆不可能改变这种格局,况且他作为封建大吏所拥有的“天朝上国”落后观念,对资本主义外交诡谋的皮相之见,皆决定了其外交活动,往往如梁启超所说,是“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②,大多只能以丧权辱国的结果而告终。

一、中秘签约

秘鲁原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21年独立后,由于劳动力匮乏而大量拐卖华工前去从事种植业等艰苦劳动。在秘华工实际等同奴隶,受到种种残酷的迫害,其悲惨境遇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也逐步引起了清廷的关注。如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五日(1872年7月10日),秘鲁船只玛也斯号偷载被拐骗华工二百二十余名由澳门出发,在日本横滨被发现并扣留。李鸿章得知消息后,认为应派员赴日参加会审。八月十九日(9月21日),苏松太道沈秉成即派员至日本会审此案。经日方判决,这批华工于九月二十一日(10月22日)被遣返回到了上海。此事给李鸿章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为取得与中国通商的最惠国的利益,秘鲁在英国等国的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9页。

^②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28页。



暗中支持下于同治十二年派团前来谈判订约。李鸿章作为清廷谈判的主要代表,折冲尊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同治十二年六月,秘鲁遣使来华商订通商条约的消息传来后,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商定谈判中应持的立场是:要求秘鲁将在秘华工全部送回中国,并声明此后不准在华招工方能商议立约。^①李鸿章认为还必须派人确查秘鲁偷运、凌虐华工的有关证据,以备谈判。

同治十二年九月初二日(1873年10月22日),秘鲁使臣葛尔西耶与日本订立和约后来到中国,初四日,偕副使爱勒漠尔及代充翻译的荷兰领事密妥士(密妥士先后亦充任美国等国驻津领事)在天津督署拜会李鸿章。由此开始至十月底,双方进行了十次左右的激烈交锋。

李鸿章强烈谴责秘鲁拐卖、凌虐华工的行径,称秘鲁以前从未与中国通商,“乃拐骗多人出洋,迭经控发有案,该国无教化,无礼义,不独中国百姓所共恨,亦为西国友邦所共知”^②。并先后提供了同治八年、九年间美国公使两次转送华工诉苦公禀节录,威斯敏斯德所写记载澳门招工情弊、秘鲁苛待华人情形十分翔实的《华工出洋论》、日本华商所刻同类作品《夜半钟声》等作为证据,说明在秘华工实“与黑奴一般”^③,明确提出只有将其全部送回才能谈判立约等公事。

^① 李鸿章:《秘鲁使臣议约折》,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2,第783~784页。

^② 李鸿章:《报秘鲁使臣到津》,同治十二年九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41页。

^③ 李鸿章:《述与葛使辨论各节》,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46页。



对凌虐华工一事，葛尔西耶肆口否认，并称秘鲁新总统极其实仁厚公道，立有整顿保护华工章程，莅任三个月，以此事要紧，即派其前来议商以后如何设立章程保护之法。“若中国仍不见信，请先派员往秘鲁确查。”^①要求先谈判通商条约，否则即回国。

在此情况下，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出两种解决方案。如同意与其立约，则在约内明确限制其招工的条款；如不准议约，“则鸿章即一意坚持，听其自为”。他倾向于继续交涉。这是因为：“该使若即回国，立形决裂，在彼十余万华人不免更受毒害，有如上海新闻纸所云，而澳门招工必更狼狈为奸，搅扰日甚，后患殊多，此事与中外交涉颇有关系。”^②同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向李鸿章施加压力，劝中国与秘鲁立约，称立约后可保护华工，如秘鲁违约，中国可明正其非，即万国公约亦不能容。如不立约，葛尔西耶丢脸而回，即不动兵，还有十万华民在彼。其来意甚好，是求如何保护办法，中国拒绝，则为各国所轻。并说切不可任令回国，致难转圜。威妥玛又邀葛尔西耶进京度岁。李鸿章深知威妥玛是受葛尔西耶之托前来游说，与总理衙门往复函商认为，“秘鲁本系无约之国，已招去粤、闽华民十万余人，该使不肯自认凌虐，而于立约一事复坚执如初，中国向以民命为重，自不能置之不问，应派员前往该国查明实在有无苛待华工情事，再行设法妥办。欲先与会

^① 李鸿章：《报秘鲁使臣到津》，同治十二年九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41页。

^② 李鸿章：《密论秘鲁立约关系》，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44页。



议查办章程，不即作为条约，以冀层递折落，或可就我范围”。^① 随后即提出四条章程，并与葛尔西耶进行激烈的辩论。如第一条，“无论合同有无送回字样，是否限满，愿回者均由秘鲁备资送回。”葛尔西耶要求中国赔偿雇主损失。李鸿章称：“秘鲁未曾立约，贩运华人，本不合中国定例。且既愿回，必系华人在彼受苦。雇主即有赔累，咎所应得，若恐雇主吃亏，应由秘鲁国家筹补，与中国无干。”葛尔西耶称在澳门招工系按秘鲁、葡萄牙两国公例，澳门非中国所管。李鸿章回答：“澳门实系中国地界，葡萄牙租住有年，如上海洋泾浜、天津紫竹林租界一样，岂得谓非中国所管？”葛尔西耶称为何在澳门无中国查禁拐骗等事。李鸿章称：“葡萄牙违例占踞，开设猪仔行铺，藉以渔利肆毒，各国皆所不齿，中国正与争论，将来定要设官查办。秘鲁在中国地方贩运中国良民，乃犹与葡萄牙扛帮作弊耶？”^② 第三条，秘国招工船应听中国指定口岸，不准在澳门招工，装载华民，违者照英、美禁贩黑人通例（处置）。葛尔西耶对此一口拒绝。李鸿章认为这是关键所在，“澳门实为拐贩奸匪窟穴，大西洋、日国、秘鲁一气勾结，中国欲正疆界，除后患，必须在此处著力，所谓一语可抵千百”。他认为总署同治五年照会各国文内只不准在澳门招工，并无如何惩办明文，“似觉不甚吃劲”，欲借用万国公法、西洋通例处以海盗之法成案，以示炯戒，“姑自秘鲁发端，庶以后西班牙、葡萄牙

^① 李鸿章：《秘鲁使臣议约折》，同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2，第784页。

^② 李鸿章：《述与葛使辩论各节》，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45~2946页。



等国专在澳门狼狈为奸者，或稍敛戢，而中国亦易照章惩办”^①。第四条，现在不定约，先立章程，派员往查，葛尔西耶不同意。李鸿章坚持称“如不允行，贵国及天下人亦不能归咎中国，实由秘鲁不肯先派员查办之故。”^②谈判濒临破裂。在参加谈判的容闳的斡旋下，双方同意葛尔西耶到京度岁后，明春回天津再议。

十月二十七日（1873年12月16日），英国驻华使馆汉文翻译梅辉立来访，再次进行游说，并表示此是英国秉公从旁调处。李鸿章揭露说：“窃窥秘使来意，全靠威大臣帮助主持。如威大臣肯说公话，秘使焉有不从。若必强中国以难行，万万不能从命。”^③并要求撤换秘方翻译密妥士。估计葛尔西耶到京后将在威妥玛支持下与总理衙门纠缠，他又建议总理衙门注意防范，加紧派容闳前去调查华工情况。葛尔西耶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20日）进京。李鸿章也拟于十月二十九日回省。此次谈判暂告一段落。

同治十三年三月，李鸿章与葛尔西耶在天津再次谈判。此前，英国公使威妥玛屡次向总理衙门及李鸿章处代为葛尔西耶游说，葛尔西耶再来天津时，威妥玛又派遣梅辉立同来会商。“葛使狡执异常，梅翻译名为从中调停，实则偏助一面”。李鸿章拒绝葛尔西耶和梅辉立企图绕过华工问题

^① 李鸿章：《论威使劝解并拟章四条》，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45页。

^② 李鸿章：《述与葛使辨论各节》，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46页。

^③ 李鸿章：《述与梅使议秘鲁事并派容闳往查华工》，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47页。



直接进行《通商条约》谈判的要求，重申原议：必须先将查办华工章程定立妥当，方可徐议通商条款。葛尔西耶被迫同意。李鸿章随后就此与葛、梅交涉，“照上年送去四条章程稍加变通，派员与梅翻译商订”^①，拟就《会议查办华工专条》，其主要内容为：

由中国派员前往秘国将华民情形澈底查办，并出示晓谕华工，以便周知一切。秘国无不全力相助，以礼接待，俟中国委员到时，秘国无不谕知各处地方官实力襄助，尽职办理。如查得实有受苦华工合同期限未满，不拘人数多寡，均议定由委员开单知照地方官。雇主倘不承认，即由地方官就近传案讯断，若华工仍抱不平，立许上告秘国各大员再为复查。凡侨寓秘国无论何国人民呈稟式样最优者，华工应一体均沾其益。自秘国核定此项章程之日起，凡华工合同已经期满，若合同内有雇主应出回国船脚之议，该工人有愿回国者，即当严令雇主出资送回。又各华工合同若无送回字样，合同已经期满，该工人无力自出船资、有愿回国者，秘国应将该工人等附搭往华船上送回，船资一切，无须工人自备，秘国自行料理。^②

① 李鸿章：《述与梅翻译辨论秘鲁约》，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51页。

② 李鸿章：《述与梅翻译辨论秘鲁约》，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52页。



经与梅辉立“再三驳改”，条文大体确定，葛尔西耶对内容“已无异议”，^①此后又经过对批准互换程序的反复谈判，最终达成了一致。中方基本达到了原定的目的，李鸿章这才与葛尔西耶谈判订立通商条约。

葛尔西耶首先提出了五十一条，李鸿章则另酌拟简明二十条。葛尔西耶又提出了十六条，李鸿章“因与逐条逐句参稽辨难，择其无关紧要者允订数条”，^②至四月十七日（1874年6月1日）才议订七八条。而争论焦点，一是对“委员查办华工不如法，条款即作罢论”一条，葛尔西耶称事理虽是如此，断不可载明，致失该国体面。至批准互换，系公法通行之例，亦决不肯删去。二是李鸿章不愿意列入给秘鲁最惠国待遇的第十六条。李鸿章剖析双方这一分歧实质在于：“在我仅作条款，欲变通各国成约，在彼则执定和约，必欲与西国一律，是以急切尚难就绪。”^③双方“相离甚远彼此相持不下”。^④李鸿章企图以此作交换的筹码，提出“若将第十六条‘一体均沾’一款删去，我亦可将‘作为罢论’一条删去。”葛尔西耶则称，“此条为西国各约最要之款，何可轻视秘国，不准载入？”李鸿章仍不同意，葛尔西

^① 李鸿章：《秘鲁商约定议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3，第807页。

^② 李鸿章：《秘鲁商约定议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3，第807页。

^③ 李鸿章：《条复三事》，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55页。

^④ 李鸿章：《秘鲁商约定议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3，第807页。



耶“即拂衣而去，意甚决绝”^①，再次以罢议回国，“将近日会议各情布告各国公评曲直”^②相威胁。二十九日，李鸿章探知葛尔西耶“自出传单，知会各国领事算帐告辞，云五日内即登舟矣”^③，遂一面派人向“该领事等剖陈原委，谓诎不在我，一听客之所为”^④。但同时又认为，“窃维现值海疆多事之际，彼已允立查办资遣华工专条，不值与之决裂，又未便自我转圜，使其得步进步”，因密遣人请美国领事施博，副领事毕德格，法国领事林椿出面调处。五月初一日（6月14日），施博向李鸿章通报斡旋结果：“必照美国续约第五款，不准招工，杜绝后患，则其余各条仿照各国和约，中国当无异词。”林椿又请孙士达至其寓所与爱勒漠尔会商，约定初三日葛尔西耶再次与李鸿章会晤。“是日彼此辩论三时之久，遂将通商条约十九款及已订查办专条逐节改定。”^⑤五月十三日（6月26日），双方正式签订了中秘《会议专条》和《通商条约》。

李鸿章认为这一专条和商约总体对中国有益：“在葛使之意及各国公论，彼既允定查办资遣华工专条，是秘鲁已予中国以便宜，我亦当照各国和约允以一律。现订通商十九款大致

① 李鸿章：《述秘约定议》，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56页。

② 李鸿章：《秘鲁商约定议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3，第808页。

③ 李鸿章：《述秘约定议》，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56页。

④ 李鸿章：《秘鲁商约定议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3，第808页。

⑤ 李鸿章：《述秘约定议》，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56页。



亦与西约词意略同，然均经鸿章逐条酌改。”^①除删去传教、招工两条外，还有：“如各约篇首所称‘互相较阅俱属妥当’或‘妥善’字样，转觉不妥，兹将‘俱属妥协’四字删去。各约钦差驻京往来有彼国而无我国，兹先载明中国钦差。各约领事官无商人不准兼充明文，兹添不得委商人代理。各约游历通商执照，秘使不肯删‘通商货物’字样，兹特添入‘货物应照报单章程办理’。各约多以英、法文为凭，兹改‘彼此各用本国文字亦可兼看英文’，似稍清楚。”^②在遣使、通商、纳税、兵船、商船、控告、词讼各节，均将中国一面叙入，“皆以防流弊而维体制也”^③。最重要的是，招工的第六款，上半节照美国续约载明，“除两国人民自愿往来、居住外，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下复添叙“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从严惩治，船只按例罚办等语”^④。李鸿章为此条“反复争论”，“字字较量”，^⑤“几于舌敝唇焦至往复数十次”^⑥，才得以确立。“葛使谓各约无此严厉，该国吃亏不小。即英、美、法

^① 李鸿章：《述秘约定议》，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56页。

^② 李鸿章：《述秘约定议》，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56页。

^③ 李鸿章：《秘鲁商约定议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3，第808页。

^④ 李鸿章：《秘鲁商约定议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3，第808页。

^⑤ 李鸿章：《述秘约定议》，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2，第2956页。

^⑥ 李鸿章：《秘鲁商约定议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奏稿》卷23，第808页。

